

第

3

冊

中庸

郭益銘 老師 整理



參、確示修行榜樣

一、舉大道體用，以示所修

◎君子之道，費而隱¹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²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³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⁴焉。詩云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』言其上下察⁵也，君子之道，造端⁶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淺註

- 1.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：君子之道，此特指中庸之道；費，顯著，指道之用極其廣大昭明；隱，道體精微周密。朱熹：「費，用之廣也；隱，體之微也。」
- 2.與知：與，參與其事；知，知其原理。
- 3.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：語，談論，答述曰語，自言曰言；載，乘載。
- 4.破：剖析，分析解釋。
- 5.察：明察、昭著之意，朱熹：「察，著也。」另做「至」解釋，以即君子之道，上至於天，下至於地。
- 6.造端：開端、開始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通釋首章莫見乎隱一句，通言道最顯明，只在尋常，不必索隱之意也。所言隱者，非是絕然不見不聞謂之隱，蓋以至廣至大而在至近之間，惟其日用而不見，故謂之隱耳。」

故曰：『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』費者謂極其廣大昭明之意，言其最極廣大高明之性德，而寓於尋常日用見聞知覺至近之間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雖蠢動蜎飛，莫不均賦同稟，何況愚夫愚婦而為物之最靈者，豈不可與知與行耶！故曰：『可以與知與行也。』與，與預同，且愚夫愚婦可以預其知預其行，此其廣大包容，費而未嘗隱，至近而易見，此其莫見乎隱。

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，以其細入無間故也，如此何必索隱而過求之耶！若夫推而求之，極盡廣大之體，雖聖人亦有不能知不能行者何也！以其大而無外，雖神聖之智亦不能盡知，所謂智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

愚謂不獨大道之妙，即世之小技如逢蒙善射，力能中微，至若所以中處則自不能知，亦不及知，況大道乎！且夫天地之大，至於萬物，無不包容，猶不能盡慊人心，而人猶有所憾，何況一曲之見，欲以鈎索之智，而窮大道之量哉。

...以其費，故語大天下莫能載焉；以其隱，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。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』言其上下昭察之如此也，不獨鳶魚，乃至雷烈風行、雲騰雨施、山峙水流、鴉鳴鵲噪。品物流行，萬象昭著，何莫而非斯道耶！是故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！既云此道造端乎夫婦，是則道之未嘗遠乎人也！既未嘗遠人，何必離此日用而遠求之，是則遠求而近於行怪，乃人自為之耳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道，不偏屬君子，而君子方能合道，故稱『君子之道』。可見一部中庸，只重修道之教也。此約因行，故名『君子之道』；後約果位，故又名『聖人之道』，亦名『至誠之道』，其實無二道也。」

與知與能處，即是不知不能處；不知不能處，正在與知與能處，非有淺深。如眼知色、耳知聲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觸、意知法。眼能見、耳能聞、鼻能嗅、舌能嘗、身能覺、意能知，非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乎！

眼何以能見？耳何以能聞？乃至意何以能知？非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乎！法法皆然，人自不察，是故與知與能，皆是費處，即皆是隱處；不知不能，皆是隱處，即皆是費處也！

聖人不知不能，天地猶有所憾，所以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諸法之權，即^{靠近、接觸}隱是費；諸法之實，即費是隱。大亦不可破，小亦不可載。悟得此理，方許知費而隱。」

二、指忠恕素位自邇自卑，以為能修

◎子曰：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《詩¹》云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²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為遠³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⁴。忠恕違道不遠⁵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君子之道四，丘^{音某}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⁶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，不敢盡⁷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^{音造}爾⁸！」

淺註

- 1.《詩》云：本詩句出自《詩經·豳風·伐柯》，是讚美周公之詩篇。
- 2.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：伐，砍伐；柯，斧柄；則，規律、法則。此即以舊斧柄為則，用以製作新斧柄之模樣。
- 3.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為遠：執柯以伐柯，執著斧柄以砍伐；睨，斜視；斜視其斧柄，似才有別求之心，將原本易事錯認為非常困難，亦即學道是損習氣，自內心修起、不假外求之易，但卻誤以為需心外逐法之難。
- 4.以人治人，改而止：鄭康成：「言人有罪過，君子以人道治之，其人改則止，赦之，不責以人所不能。」
- 5.忠恕違道不遠：忠，盡心盡力；恕，推己及人；違道不遠，距離中庸之道不遠。
- 6.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：庸，常；德，淺講為平常之小德，深講為中庸之德；庸言，尋常之語；謹，審慎。
- 7.有餘，不敢盡：有餘，言語或修道有所得或成就；不敢盡，不敢將話說盡，意即有十分只敢說到七八分。
- 8.君子胡不慥慥爾：胡，為何，表反問；慥慥，守實，純厚樸實；爾，語助詞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承上文造端乎夫婦，以明道在當人日用，不必遠求，因示之以教之之術，與求之之方也。所言道不遠人者，謂道本不遠於人，但人不肯自信自心，現前日用便是，將謂別有，以為道遠而難求，只說此道乃是聖人行的，吾人絕分。」

故自棄而不為，此不是道遠人，乃是人不可以為道耳！...譬有人問：『如何是堯舜？』答：『即汝便是。』其人驚懼疑慮而應曰：『我不敢當。』只這驚疑不敢承當處，便是為道而遠，便是人不可以為道。

其實不遠，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就在手中拿定用的便是！而人不信直下便是，又要別求箇樣子來做，殊不知纔有別求之心，便疑似而不自決，必睥睨側目而視之，似以為遠，其實未嘗遠也。

是故凡人有不率性處，聖人教之之法，只就在當人本分上不率性處，調而治之，但直令其改悔而已。不論過之大小，即此一念悔心之萌，便是真心發現，便是自信自肯處。若人誠能自信自肯，不愁不日近於道，決不可望之太過，亦不可責之太深。故曰：『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』若望之太過，則彼乘其一念悔過勇猛之心，必發凌率高舉之志，而又引其過高迂怪之行；若責之太深，則又激其深求隱僻之知，又致其畏難而不及進，皆不得其中，此皆不善教人之過也。

...示之曰：『忠恕違道不遠。』蓋中心為忠，如心為恕，謂即此忠恕，便去道不遠，何也？以彼人雖有習染之過，今已一念知非，而其痛悔之心，必由中正至誠發現，而無自欺之蔽，即此一念不自欺處，便是去道不遠。...切不可一旦以全體聖人責望之，若責之以太難，則彼反不願進而自畫矣！何耶？且如人若責我以太難，我必不願，豈可以己不願之事，而又施之於人耶！若以己不願之事而施之於人，是我之盡己之心不恕，則彼豈肯盡自心之忠耶！故曰：『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』

故孔子示之以恕之之方，曰：『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』...此皆日用當行之事，若求其盡善盡美處，所謂及其至也，聖人有所不能，豈可一旦以全體聖人之事，而頓責於恆民乎！此所謂自盡當忠，教人當恕也，故示之以優柔之方。

曰：『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。』庸，平常也。庸德者，謂平常之小德也。庸言者，即尋常口頭世俗俚語，猶所謂邇言也。德者，性之符也。庸德雖細，是必發於性真，苟能自肯行之，日積月累，則必至於大德。言者，心之候也。邇言雖小，是必出於情偽，苟不能自察謹之，日浸月盛，則必至於大害。...今夫人者，能矜^{莊重拘謹}細行，則性真日篤；能謹邇言，則情偽日遠。...君子之學。只可素位而行。故教之者，不可過責。而求之者，亦不可願乎其外也。故下文發其素位之事。而以反求諸其身結之。」

【按】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世人安於卑陋，妄以君子之道為遠，猶眾生妄以佛道為遠，而高推聖境也。詎^{何，豈}知法界不離一心，何遠之有？人人本具，故云『以人治人』，即指自治之法，非謂治他人也。改者，去逆修而成順修。」

忠者，無人無我，道之本體也；恕者，以人例我，以我推人，修之方便也。曰：『違道不遠。』為子止孝，為臣止敬，為弟止恭，為友止信，

總一中庸，隨境各有異義，義雖差別，體即無差，無差而差，故名庸；差即無差，故名中。」

◎君子素其位而行¹，不願乎其外²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！在上位不陵³下；在下位不援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；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⁵，小人行險以徼幸⁶。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；失諸正鵠⁷，音爭股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淺註

- 1.素其位而行：素，現在；即按照現在的位子來盡本分。
- 2.不願乎其外：願，羨慕，傾慕；其外，本分以外之事物。
- 3.陵：侵犯，欺侮。
- 4.援：攀附。
- 5.居易以俟命：居，存心；易，平易、坦蕩；俟命，等待天命。
- 6.行險以徼倖：行險，冒險；徼，通僥；徼倖，做非分企求。
- 7.正鵠：箭靶的中心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一節申上文道不遠人之意，而誠學者不可矯強外求也，以其道在心而備在我，就當在我平素所處之地位率性而行，不可妄有一念外慕別求之心，纔有別求之心，便不是中庸道理矣！」

且如何素位而行耶？且如我處在富貴之地，即此富貴上就好做工夫，然常人若處富貴便欣然得意，驕倨自尊，恣欲縱情，放逸無度，以極口體耳目之欲；若在我有道者處之，澹然無欲，不以一毫動其心，即孔子視之如浮雲，此則不以欲傷性，便是處富貴不失中和的道理。

而云行乎富貴者，謂我之中和性德，就全體行于富貴之中，不是任富貴而行也，此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又何外慕之有！若夫許由務光之流，雖有眇富貴輕天下之志，而以高亢駭俗，是將以富貴之外，別有妙道可求，故捨此而別求，便是願乎其外也！此但可行之於一己，不可以通天下之志，不可以適眾人之情。然非天下之達道，故去中庸之道遠矣，此所謂人之為道而遠耳！

然而有道之人，處富貴既如此，至若處貧賤亦如此，不以貧賤累其心，所謂貧而樂，即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。然所處正是性德中和之樂自足於己，此所以行乎貧賤之中也！不獨富貴貧賤，至於涉身於夷狄，就以我之性德，行於夷狄之中，使彼夷狄侵侵然不覺而自化。以彼夷狄，形俗雖異，而性德均也！性德既均，忘形觀性，適然自得，又何捨此而別求耶！

不獨處夷狄，即處患難亦然，且患難有形之招也！若忘形適志，任道怡神，雖苦其形，而心地泰然自樂，了無憂患之相。殊非捨此患難之外，而別有樂地，亦非離此患難之後，而別有可求也！孔子厄於陳蔡，圍於匡人，絃歌自樂，便是聖人處患難行乎患難的氣象。如此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。小而患難，大而生死，莫不皆然。所謂逆順之境，即生死關也。然在此逆順關頭行得去，至到死生關頭自然打得破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一切富貧等位，皆是自心所現境界，故名其位。心外別無少法可得，故不願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」

觀一切境，無非即心自性。富貴亦法界，貧賤亦法界，夷狄患難亦法界，法界無行，無所不行。一心三觀^{能觀之一心並存空、假、中三諦}，觸處圓明，不離境以覓心，故無境不入，善即境而悟心，故無不自得。

下合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同一悲仰，故不陵；上合十方諸佛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，故不援。知十法界，皆即我之本性，故正己而不求人。

居易，即是慎獨；不慎獨，便是行險。射而不中。未有怨天尤人者。」

◎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¹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詩²》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³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^{音單，4}；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。」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⁵！」

淺註

- 1.辟如行遠必自邇：辟，通「譬」；邇，近。
- 2.詩：所引詩句出自《詩·小雅·常棣》，是歌唱兄弟友愛之詩。
- 3.如鼓瑟琴：鼓，彈奏；瑟，春秋時代之撥弦樂器，形似古琴，今有 25 弦與 16 弦兩種；琴原有 5 弦，漢朝律定為 7 弦。
- 4.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：翕，和合、聚合；耽，原詩為「湛」，亦念單，沉

涵之意。

5. 父母其順矣乎：父母親一定也非常稱心如意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言求己之效，以明道不遠人，以結前造端乎夫婦之意也。以中庸之道，至大雖察天地育萬物，然其至細，則不離人倫日用之間。而夫婦又人倫中之最親密而難感化者，故君子之學，必自反求諸身，苟反求既誠，則必感於夫婦之間。」

然夫婦難感難化者，既能感能化，則無往而不化矣！所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此所謂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也。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；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。』此自然之勢耳，如此父母其順矣乎！苟能和於妻子兄弟而順於父母，則家齊可知。

自此而推，則治國平天下又何難之有？極而盡之，則參天地贊化育，亦皆自此反求至誠中發揮，此實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之實效也，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此，通明知之之方，行之之效，以釋莫見乎隱一句。」

◎子曰：「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¹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²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³。《詩⁴》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^{音審}可射^{音意}思⁵。』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⁶。」

淺註

1. 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：鬼神，泛指神靈；漢朝鄭康成：「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。」宋朝張載釋為「二氣陰陽之良能」。

【按】：宋儒避談鬼神，故以「性情功效」言之。《繫辭傳》：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。」精為精神之精，此氣即陰陽二氣。是以萬物皆由此氣生成。

2. 體物而不可遺：體物，體察其實質；不可遺，無所遺漏。即無處不在之意。

3.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：齊明，在祭祀前齋戒沐浴，清淨潔心；盛服，穿上祭祀之衣服；洋洋乎，似大海般汪洋一片，比喻鬼神無所不在。此即祭神如神在之意。

4. 詩：本段引自《詩·大雅·抑》，是衛武公指責周厲王，並用以自警之詩。

- 5.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：神，神明；格，由感而至；思，語助詞，同「啊」；度，推測、估計；矧，況且；射，厭棄。
- 6.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：夫，語助詞，感嘆之意；微，細微；之，至；顯，至顯；誠，真實無妄；揜，掩蔽、遮蓋；如此，即前述鬼神道德至盛之意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言聖學之成功，以至微妙而不可測，以釋首章莫顯乎微一句之義也。以性德至微而最顯明昭著，難以言語形容者，故以鬼神之德譬之耳。」

謂鬼神之德至盛至大，其實至微至密，而幽潛於不可睹不可聞之間，及其有求而以誠心體之會之，且又不是絕然無物。而感應之交，至神至速，毫無差爽，此即所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。

故能使天下之人，齋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及臨祭之時，在我求之者至誠既極，則彼之精靈英發之氣，洋洋乎充滿心目之間，即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而應之，顯見昭著之如此也。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』謂鬼神之昭格靈通，不可測度之如此。又豈可厭怠，而有一毫之不敬耶！苟知鬼神之德如此，則知性德至微至顯，唯在至誠而不可揜者如此也，故以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結之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妻子兄弟父母，皆邇也；鬼神，即遠也。以此合妻子、和兄弟、順父母，即以此格鬼神，可謂遠自邇，高自卑也。人以誠格鬼神，鬼神亦以誠而使人事之如在，非誠不足以為感，非誠不足以為應；非離感而有應，非離應而有感。開而會之，即所謂諸佛心內眾生，時時成道，眾生心內諸佛，念念證真也。誠字，雙就感應上論，一誠無二誠，即是真如之性。」



財團法人臺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電話 / 062993626

網址 / <http://sctc.ambtn.org>

地址 /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33號2樓

信箱 / ambtn8@ambtn.org